

黎明时分

寇建斌

夜,黑如墨,沉如铁,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交通员老高送来一份重要情报,说这里已经暴露,催促她赶紧撤离!她撕开床单绑成绳,推老高从窗户逃走。打开电台,立刻发报。远处已经传来杂沓的脚步声。她仿佛没听到,有节奏地敲击摁键。夜像面鼓,被清脆的键音敲击得砰砰直响。脚步声越来越近,越来越急促。她端坐如故。门外传来野兽般的吼叫,屋门被踹得地动山摇。她依然凝神静气,有节奏地敲击。那张小纸条化为灰烬,随着键音飞远。她解下窗外的绳子,轻舒一口气,又坐下来摁键。这次她摁得很轻松,嘴唇翕动,脸上甚至还带着笑容。门子轰然洞开时,她刚好敲完最后一个字符。

一群野兽闯入,窗户被砸开,清亮亮的光刷地透进来。她知道,已是黎明了。面对一张张狰狞面孔,她坦然地笑笑说:你们来晚啦。城外攻城指挥部,译电员译完城防兵力部署分布图,并按首长指示电告给各攻城部队后,再译后边的电文,却被难住了,那是几组怪异的数码——

5566	55611	231	2222	32
1567	21			

首长要来看过,一脸肃穆,说:我来译吧。在大家诧异的目光注视下,首长放开喉咙唱起一首歌:
向前,向前!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,
向最后的胜利,
向全国的解放!
首长唱完,猛吼一声,下达指令,只两个字:开炮!

清风拂莲

子薇

七八月间,莲蓬上市,水汽淋漓,精巧可人,仿佛一盏一盏从远古穿越而来的灯火,一枝一枝绚丽的绿色花朵,抑或一件一件让人爱不释手的工艺品。它们三五成群地被丝线绑住,一把绿色玫瑰似的。摊主的生意总是无一例外的好,大家随口问个价,然后或扫码或现金支付,抓起一把甚至好几把丢进篮子里。回家,洗手,迫不及待地坐在椅子上,剥食起来。扯起一只莲蓬,从边沿撕开一道豁口,取一粒莲子,那莲子呈椭圆形,自有一股清甜的气息,剥开皮,肥白的莲仁滚将出来,丢进嘴里,细细地咀嚼,嫩,甜,鲜,百般滋味点缀着味蕾缠绕着舌尖。人生的小幸福,尽在不言中了。家边一片荷塘。冬日里,荷叶日复一日地枯败下去。下晚,去荷塘边散步,夏秋之季被茂密荷叶铺排得密不透风的水面,呈现在昏暗的夕照中,水面上,满是浮萍,仿佛银屏上镀了一层锦绣,虽是萧瑟的冬日,依旧生机盎然,那般翠绿,如同春天柳枝上的新芽。一一风荷举。初夏,或大或小的荷塘里,满目风华。蜻蜓一只一只地飞过来,甚至,成群结队地飞过来,各自朝向目标,立在才露尖尖角的骨朵上,它们宝石般的眼睛,已经看到了骨朵的内核,那里正在酝酿一场盛事,一场籽实丰满的盛事。尽管荷身量不高,但是,在荷风姿绰约的时节,荷塘近处的柳树、远处的香樟,皆被比得黯然失色。荷花朝开暮合,其骨朵颇大,和树身高大的广玉兰有得一比。所不同的是,荷花即便在白日盛开时,依然有几分内敛在,不似广玉兰,一旦开放,就日复一日地无边无际地袒露自己,开得没心没肺咋咋呼呼的,生怕被大家忽视了。荷妙处多多。《浮生六记》里,沈复写兰心蕙质的妻子芸娘:“夏月荷花初开时,晚舍而晓放,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



朝天阙 周文静 摄

一口如意,一口旧时岁月

朱宜尧

读胡竹峰的文章,读得我情深意长,读得我情意绵绵。他说,吃荠菜馅儿饺子,一口红黄一口绿意,更有一口如意一口旧时岁月。忽然,文字里有了山高水长。我望到了荠菜的翠绿和鸡蛋的金黄,黑白的日子就有了色彩。我望到了旧时的岁月里,那些如意与不如意的心绪,滋味潮水般涌来。世事无常,世事变迁,一些人故去,一些人淡忘,忘得干净。只记得一把白胡须,只记得一块刀削脸。还记得隔壁老柴头,端着簸箕,腾出手来,皱纹堆成了深秋里的一朵残菊,笑着塞给我一把半透明的黄姑娘,顺甜顺甜。那记忆成了一种灿然的温暖。小时候,吃饱就是如意。吃到大米白面就是如意。吃到四指肥肉膘更是如意中的如意。一碗荤油拌饭,美得大鼻涕泡都乐出来了,再不是屁股上一个桃形的补丁盖着补丁的日子了。可是这种如意哪能轻易得来。一年到头,铁锅股股红锈,吃荤油都是有数。不由得忆起余华嘴炒红烧肉的霸气来。生日吃不起肉,也下不起馆子,夜里受不住。生日哪里有生日的景象,做父亲的就说,我用嘴给你们三个每人炒一盘红烧肉。余华开始了描写,多大多厚的猪肉,什么样的好,怎么炒,炒成了啥样,那色泽,那状态,仿佛真是神气在焉地炒一盘红烧肉。好一幅活色生香。三个孩子不停地咽口水。父亲说,老二你不能吃老三的红烧肉,你不能咽口水。你自己也有一盘。再荒诞的小说也没有生活荒诞,再真实的小说也没有生活真实。余华的这段文字恐怕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了。生活的真实,生活的贫困,像一把锥子,扎入肉体,刺破内心的尊严。生活极度贫苦过的人,内心都有一块贫穷的疤。我父亲虽没有余华那样把贫苦过得锦绣,但也是一个过日子的高手,他把苦日子、穷日

子过成了喜气,过成了如意。旧时岁月,吃绝对是大难题。春起青黄不接时,连吃白菜都成了一种奢望。一冬到春来,白菜顿顿不落。又不见半点星花油水,哪怕是浮在汤上星星点点,也能驱散不少白菜的水气。白菜水气味重,尤其是冻白菜。猪食菜都是些冻白菜,没抱成心的菜,缓过后水气味更重。有次去同学家,一推土屋的木门,好像推开了浴室的门,满屋的水气,满屋的白菜味,能撞个跟头。不敢喘气,憋着气快步走进里屋。我母亲炖、炒白菜,虽没有太过的水气味,但吃起来寡淡。加之上一顿吃下顿吃,吃到厌食,吃到反胃,只要一端上餐桌,就起了条件反射,胃肠跟着抗议。我父亲吃白菜大口大口吃,吃得津津有味,吃得满嘴脆响,嘎吱嘎吱。成人的艰辛,岁月的苦痛,孩子哪里能感知得到。有次他看我没食欲,小脸抽抽着,嘴撇撇着能挂了个油瓶。他迅速夹起一筷头,在我还没看清之前,一个旋风筷子就塞进了嘴里,故意鼓着腮帮,大声喊着肉肉肉!我一听肉,顿时来了精神,站在炕沿上扒父亲的嘴巴。可父亲不停地躲闪,不停地笑着,嘴巴闭得紧紧的,像一道封好的闸门。然后一把抱紧我,搂在他怀里,用胡茬不停地扎我,亲我。哪里有什么肉,只是一片烧蔫的,带着水气的白菜而已。这事落下把柄,每次家庭聚会,常提到餐桌上,喝着喝着就笑出了一把泪花,一把幸福如意的泪花。那个炒白菜片的人,已经不在了。那个把我抱在怀里用胡茬扎我的人,亲我的人,已是手拄拐杖、步履蹒跚了。但,他还能津津乐道地谈起,也是幸福至极。现在我常做“忆苦思甜”饭,这苦远非旧时岁月之苦,是成了一种记忆。好日子不难过,把贫苦日子过出怀念来,那才是大智慧的如意。可是欲壑难填,生活好了,没有苦可吃了,人更难如意了。